



荣膺马其顿年度最佳小说

记号

Нишан

Блаже Миневски

[马其顿] 布拉热·米内夫斯基 著

王琳淳 译



新丝路文库

上海文艺出版社
Shanghai Literature & Art Publishing House

一条不容低估的文学带

记号

[马其顿] 布拉热·米内夫斯基 著

王琳淳 译

Нишан

Блаже Миневски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记号/(马其顿) 布拉热·米内夫斯基著;王琳淳译.--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,2019
(新丝路文库)

ISBN 978-7-5321-6543-8

I. ①记… II. ①布… 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马其顿—现代 IV. ①I555.6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034318号

Original Title: Nišan

© 2007 Blaze Minevski

This edition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empi Irregolari, Italy.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: 09-2016-735号

This translation is published with the financial support from the Ministry of the Culture of
the Republic of Macedonia.

发 行 人: 陈 征

出 版 人: 张 翔

责任编辑: 曹 晴

封面设计: 周伟伟

书 名: 记 号

作 者: (马其顿) 布拉热·米内夫斯基

译 者: 王琳淳

出 版: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文艺出版社

地 址: 上海绍兴路7号 200020

发 行: 上海文艺出版社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市绍兴路50号 200020 www.ewen.co

印 刷: 崇明裕安印刷厂

开 本: 700×1000 1/16

印 张: 20.25

插 页: 2

字 数: 229,000

印 次: 2019年3月第1版 2019年3月第1次印刷

I S B N: 978-7-5321-6543-8/I · 5212

定 价: 65.00元

告 读 者: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: 021-59404766



新丝路文库

一条不容低估的文学带



新丝路文库

编委会

(按姓氏笔画排列)

冯植生	张晓强	林洪亮	高兴
曹德明	蔡伟良	薛庆国	穆宏燕

致玛丽亚与泰雷扎，
我唯一的希望与安慰

我在你身上留了记号，德丝碧娜，
永远不要忘记我
三年过去了，
你却忘记了我……

——马其顿民谣

太阳践踏着残败的堡垒，我的狙击步枪指向河的另一边，在那里我看见了她的；她也直直地看着我；在我发现她之前，我早已入她眼帘。生杀大权曾执之她手，我想，在面前如浑水般丛生的青草间，我喘息；我的心在迷彩服下漏跳了一拍，仿佛一只蚂蚱在作祟。我在瞄准镜中看见了她，清晰得像毕业舞会的照片；她也在看着我。她有一只蓝色的大眼睛，就像堡垒上方的晴空；我甚至看见她眼角那层薄薄的水光，看来她已经一眨不眨地凝视我许久。我瞄准时，会闭上左眼；她却睁着左眼，即使那只眼看不见我，因为她与我相距甚远。我看见她金色的头发，倾泻在樱草丛中，一望无际。我不知它何去何从，也不知它始于何方：

——我在樱草丛中发现你之前，你早可以置我于死地，我说，樱草丛，我对你说，你眨了眨眼，像在确认我的话，像在读我的唇。我看见你的手指扣紧了扳机，我说，你的手指，我对你说，就像现在我也扣紧了扳机；我清楚你定能射中我，就像我也能轻易击中你。我知道你能看见我，好像近在咫尺，太阳在残败的堡垒上空闪烁，难以置信。时间在我们眼中划过，好像不属于这个时空，好像属于过去，我说，过去，我对你说，你甚至撇嘴笑了笑，直勾勾地看透我吐出的长长的字眼。我柔声说，当然，也许

我只是张了张嘴，看见你左边的嘴角微微颤抖，好像你听见了，好像你为我难过：我要叫你朵兰缇娜，我说，当你透过瞄准镜看着我，能透过我的唇读出你的名。你的发丝间尽是黄色的花瓣，好像樱草是从你身体里长出来的，簇拥着你，就连空气里也开着花，在我看来是这样的；我要叫你朵兰缇娜，我稍稍大声地重复，一字一字地重复，你又笑了，左眼眨了眨，这说明你同意，我说，你同意，我对你说。直到此刻我才听见我下方淌过潺潺的流水，还有从堡垒那儿流出的溪水经过你的身旁，在我们中间下方汇聚一处。听着那潺潺的水声，突然，我好像坠入梦乡，变成一个故事，诉说着自己，因为人生，我说，人生，我对你说，就是人口中的故事。

一个故事，我说，一个故事，我对你说，我看见你在聆听，通过阅读我的双唇，你又那般笑了，手指却仍在扳机旁，以防万一：时光飞逝，朵兰缇娜，我说，时光，我对你说，然而什么都没有变。如果我顺流而下来见你，你的人会抓住我；如果你顺流而下来见我，我的人会抓住你，我说，你眨了眨左眼，这说明你同意。你已经知晓一切，朵兰缇娜，当我们下方的河水奔涌不息，就是那条河，曾将她带走，不留痕迹。当我转身，只见她的帽子在浪尖跳跃，咯咯娇笑。帽子在咯咯地笑，而河水奔涌不息，与此刻无异。

看着你左边的嘴角笑得悲伤，我想提议我们等一个晚上，然后一起下到河里，我说，河里，我对你说，但我突然感觉靴子被人狠狠踢了一脚，我说，靴子，我对你说，趴在我旁边的人，就在这蓟丛后咒骂着，朵兰缇娜，现在你看见了，我说，看，我对你说，不需要任何动作，只需用左眼的眼角，我瞥了一眼望远镜和热头鹰的歪鼻子。

“你还等什么？”他问，“开枪！”

我叫你朵兰缇娜，我说，你眨了眨左眼；显然你喜欢这个名字。我知道你会喜欢。那位艾奥瓦国际作家研习班的创意写作教授史蒂夫·利普托夫总是心怀憧憬地说起朵兰缇娜的传说，认为这是他这辈子听过最美的故事，彰显了跨越生死的爱的力量。这就是为什么他固执地，甚至近乎令人厌烦地，要求我们的同学，来自克鲁亚^①的诗人法托斯·德德尔利，不要写新诗，而是改写朵兰缇娜的传说。你知道她有九个兄弟，个个都是勇悍之士。当她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，在相隔九片坟地、九座大山的千里之外，有个富人爱慕追求她。她的八个兄弟和她的母亲都不同意她远嫁他乡，但是她最小的兄弟康斯坦丁却同意了，并向他们的母亲保证说，只要她愿意，无论何时，他都会穿过九座坟地，翻过九座大山，把她女儿带回家让她看看，我说，让她抱抱，我对你说，我看见你的眼轻颤，暖风爬上你的玉颈，我心中的河。年复一年，你知道，诅咒降临到他们身上，不知是黑死病还是黄热病，故事里并没有说起，只说到，一个接一个，所有的兄弟都死了，母亲也双目尽盲，但仍孜孜不倦为她的康斯坦丁祷告，要他恪守承诺，把

① 阿尔巴尼亚中部城市。——译注

朵兰缇娜带回家，好让她抱抱她，轻抚她。这位老母亲用眼泪和着经文祷告多日，却依然不见康斯坦丁的踪影。

终于有一天，那最小的儿子听见了母亲的请求，从坟墓中起身，棺材也化成了一匹骏马。他跨上骏马，我说，骏马，我对你说，从坟地的这一头，踏上带她回家的旅程。翻过九座大山，他在樱草的海洋里找到了孤身一人的她，金色的头发洒落在草丛中，好像金色的披肩。他在她面前勒马，让她坐在身后，便又起程重新穿过那些坟地回到家乡，我说，在我的记忆中，我对你说，我看见一颗天一般蓝的泪珠从你眼中滚落，掉在樱草上。他们到达村子的入口时，一个老人看见他们站在萧瑟的山头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：

“那是一匹骏马，一匹骏马上坐着一个活人一个死人。”他惊诧，咀嚼着嘴中的一阵狂风。

他杵在那儿，在风中目瞪口呆，而康斯坦丁和朵兰缇娜已进了庭院，下了骏马。在门廊前，他轻抚她的头发，我说，又或许是叫她自己先上去，他先把马儿绑在屋后再与她们相聚。朵兰缇娜走上楼梯，没有看见他匆匆出了村口，急着赶回他空空的墓穴。我说，墓穴，我对你说，但是突然，诗人法托斯·德德尔利的影子仿佛踏入了这片蓊丛，他柔软的声音细碎地爆裂，而史蒂夫·利普托夫教授焦急地搓着双手，等待着故事的尾声。于是，如他所愿——随着朵兰缇娜到了楼上，故事继续铺展。当她踏进房门，德德尔利在艾奥瓦作家研习班上读着，她看见她的母亲坐在窗边，浑然不觉母亲双目尽盲：

“是谁？”老妇人问。

“朵兰缇娜。”女孩说，跪了下来。

“别骗我；也许你是黑死病，将我的儿子们从我身边夺走，现在你终于

来找我了?”

“是朵兰缇娜，母亲；你的女儿。”她说将头枕在老妇人的腿上。她金色的头发洒落地面；像金色的春天填满了整个房间。

“谁带你来的？”她母亲问。

“康斯坦丁。”她回答。

“康斯坦丁……早就死了。”老妇人颤抖着沉默，轻抚她女儿的螭首，直到她变成一片雪花融化在朵兰缇娜的缕缕柔丝之间。

就在这一瞬间，我们都开始向手心呵气，好像冰屑嵌入了我们的指甲。史蒂夫·利普托夫教授显然很满意法托斯·德德尔利的最新版本，否则他不是赶鼻尖苍蝇般摆手，就是在朝垃圾桶扔粉笔了。故事听完，他心潮澎湃。当然，我也一样。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叫你朵兰缇娜，我说。这就是为什么，我对你说。现在，当我这般看着你，比实际距离近了八倍，我想没有任何一个名字可以成为你；只有那最美的名字，只有那永恒的名字才配得上你，因为留在传奇中的名字永不会逝去。若不是德德尔利，我也不会知道世上竟有这么美妙的名字。若不是此时此刻亲眼目睹，我也无法想象出这么美妙的情景，因为法托斯厌恶冗长的描述和句子：他比我早三个月离开艾奥瓦，后来我回到家，听说他已葬身萨兰达镇反对党的叛变中。不过再后来，我又听说他还活着，只不过不幸断了左臂。我不知何为真相，朵兰缇娜；我只知道自己无数次梦见你那头金发，就像他诗中那般，我说，诗，我对你说，就像易碎的玻璃杯那般通透，在玻璃杯上贴着光滑的嘴唇，连一丝唇纹也没有，红得像西瓜覆着露水的红心；一个左边嘴角有小小记号的仙女。就是此刻我眼中的你，朵兰缇娜。

如果热头鹰上尉知道我在看着你，找到了你，你已经在我视野里，我却没有开枪，他一定会将我正法，就在窗边的祭坛之后。他会用我飞溅的

血花画一朵蒲公英，在迫击炮的石壁上，在古老拜占庭的遗迹中。然后，他会用左脚踏着我的尸体，叫奥托·叭叭端起他的喇叭哀鸣两下以慰亡灵。然而现在，他正在为回声·响嘴的死怒火中烧，他是我们组织中最资深的志愿者，也算是他的副手。今天早上我来这之前他就死了；当时他在坟地墙壁后面拉屎，原谅我粗鄙的语言^①，却不知道篱笆这一端向下倾斜，因此从河对岸的堡垒可以清晰地瞄准他进行射击。他就待在那里，手里还拿着我刚给他的文件；他手拿那份文件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好像还在津津有味地品读。直到他们把他拉出来的时候，才发现他的嘴被射穿了。当时，我正从教堂里出来。刚关上门，热头鹰上尉头往坟地点了点，在我之前跳进了壕沟，矮下身子，踢了踢几个土堆，便急急忙忙、忽前忽侧地做着假动作，肩膀擦着壕沟龟裂的土壁。我们脚步匆匆，他也不解释我们这么急着去哪儿，干什么；他只是不停低声诅咒，唾骂着蚂蚁，直到他微微侧头，告诉我必须要自己完成任务。我们到这之后，便在蓟丛后匍匐了下来，这你已经知道了，直到那时热头鹰才说我的任务是杀死那个百步穿杨的狙击手，他在三天里杀了我们十个人，包括回声·响嘴。

“不是你死就是他亡。”他说，然后匍匐回壕沟之后便跑向某处，也许是教堂，我不知道。

现在，我还能对你说什么呢，朵兰缇娜；当我在樱草中发现你，便是找到了我的生命；我说我的生命，而非死亡，虽然听上去有点愚蠢。我想说的是，在我被带到这儿，这个战区之前，我已在谷底。那是一场可怕的悲剧，彻底毁了我的职业和人生，如果那也算人生。我的第一本也是唯一一本小说，是我刚从艾奥瓦回来便出版的，我说，一本小说，我对你说，

^① 字面意思为“原谅我的法语”。——译注

被人竞相追捧并立刻在所有邻国出了译本，但它突然间幻灭，坠入了深渊，与我一起消失，朵兰缇娜。剩下的只有那暗红色的字母组成了我的名。以后，如果我有时间，如果你就是时间，我就告诉你发生了什么事，信任是如何将我击溃。我可以看见你的微笑，看见你读我的双唇，明白了我的意思。我看见樱草丛中你火力强大的狙击步枪；它闪着微光，躺在你白净的手中；它平静地靠着你的前臂休憩，温柔修长，好似剑兰。但我知道一旦它的激光瞄准镜的红点落到目标的头上，就像额头上的记号，那一切就都结束了，就算那受害者离你足足一英里远，当然，他全然不知自己其实就像年鉴中的一张照片般端坐在你的面前。你的瞄准镜很强大，朵兰缇娜。我看见了，我说，我看见了，我对你说，而且我也明了。我确定这是黑克勒-科赫 PSG-1，完美无瑕的杀人机器；你只需轻轻一扣扳机，那子弹自然知道该怎么做。而你却没有扣动扳机……直到现在也不曾扣动，甚至连一点扣动的迹象也没有……为什么，朵兰缇娜，你在等什么？我问，让我暂且睁开尽落你眼中的我的左眼，如你所见；我睁开了眼，而你的眼却眨了几下，吐出一声叹息，落入了樱草丛中：那黄色的花瓣好似站在雨中般颤抖，好像蝴蝶兴奋地翻飞。在你身后，堡垒的左边，就在先行者圣乔治破败教堂的正上方，傲立着清真寺的尖塔。此刻我正侧耳倾听，你也是，听那领拜人跪在长廊中，召唤所有人参加祷告，除了那些仍在战壕里的。领拜人，我说，领拜人，我对你说，或许只是个喇叭而已。今天是周五，现在是中午，也许吧。我想很快那些不在战壕里的人就要鱼贯入寺；他们会在那面有拱形凹门的墙壁前排队，每个人都要面朝这面墙，因为这是确保他们面朝麦加城的唯一途径，然后开始摊开手掌喃喃低语，大拇指要触摸耳朵。他们会轻声细语“真主至大”，如果我没弄错的话，他们的祷告词都是背出来的，我说，然后他们便会鞠躬。神是最伟大的，但人生就是我

们所拥有的一切，失去它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最大的损失。当然，除了我。

艾奥瓦国际作家研习班的史蒂夫·利普托夫教授要我们研究一切宗教，好写出以天堂和地狱为背景的短篇小说。我承认，此时此地，我真心喜爱你的天堂，而你也明了那是一片由数不尽的河流所浇灌的花园，也许就像我们从这儿就能看见的景色，只需向谷底稍稍眺望即可入目。但我们不能，因为我们不能不瞄准，即使你我的溪水最终汇入同一条河流，朵兰缇娜，我们身畔簇拥着甘美的果实与鲜花，就像天堂。这是否就是那些人梦中的天堂，那些愉快得被我们的狙击枪、战斗机以及火炮送上西天的大胡子？在天堂中，树荫下，人们喝着在这世上禁止的葡萄酒：不醉人酒。帅气的小伙子为他们端上酒杯，那目如点漆的魅惑处子则负责满足他们要求的一切欢愉，我说，欢愉，我对你说，我能看见你在微笑，你的发丝在肩头扑闪，像一丝狡猾的风在你紧致的身体游荡。

我再次睁开了我的左眼，我说，眼，我对你说，就在这一秒，我若用这只眼睛看你，就能看见你离我有多远，我若用另一只眼睛看你，就能看见你离我有多近。我很快闭上了这只眼睛，那遥远的距离令人恐惧，而现在我又见到你躺在樱草丛中，手中的狙击步枪枪口朝着我的方向。是的，朵兰缇娜，这是最新的黑克勒，毫无疑问，黑克勒，我对你说！它的每一个细节我都熟稔于心；我还在上小学的时候，就已经着迷此道，收集了所有报纸和武器杂志上有关枪支的一切信息，我如此疯魔，甚至成为了“方阵”射击俱乐部的成员。我能用狙击步枪在靶子上刻花。我记得，只要一把意大利贝雷塔在手，我便能仅用六颗子弹在六百米之外刻出一朵小小的樱草花。在那儿，闻得到樱草的芳馨。让人目不转睛。透过我的瞄准镜，我仔细端详，屏住呼吸。热头鹰，我的指挥官，也有这个能力；他是小口径步枪的无冕之王。是的，黑克勒，朵兰缇娜，黑克勒！和我的黑箭的瞄

准镜不同,我看见放大了八倍的你,你却看见了十倍的我。你可以直接戳到我的眼睛;你可以看见我三天没有剃过胡须;你可以看见我的鼻子肿得像个番茄,不是蚊子就是蜘蛛咬的,无关紧要;你可以看见我双眉间的记号,我说,记号,我对你说,这疤痕就是那时候留下的,当时全世界只剩下我一人,因此我想要印上记号,好得到惩罚,追上天堂中我所爱的人。我并没有成功加入他们进入天堂,却发现天堂的存在只不过是让人理解这人世。

你为什么不开枪,朵兰缇娜?快在热头鹰来之前开枪;我不想让他看见我窘迫的样子。你有一切权利这么做;在我还没看见你之前你就可以杀了我。你让我看见了,这就已经足够。我确定没有任何一个狙击手会让这种情况发生;包括我自己,朵兰缇娜,相信我,我说,相信我,我对你说,草叶在我的眼前行军,在我一呼一吸间排好了队,梳妆整齐,像执行死刑的射击队般站得笔挺:他们在等待着,一声令下,我的胸腔就要承受钻心的痛,我的眼前就会垂下红色的幕布。就连这些青草也在等着我窘迫的鲜血滴落,朵兰缇娜。

然而,在我过来之前,我就在钟塔里。我们的指挥官,热头鹰,你一定见过他,我在棉蓟后面找好位置的时候,还以为你们的主狙击手正藏在清真寺中。我当时还徒劳地盯着桥看会不会有人出现,是他把我从战壕里拉起来,带着我去钟塔,瞄准清真寺。那个下午,我看见一个光秃秃的屁股,像个南瓜似的,还有一根眉毛从长廊中向外窥视,但我没打中:子弹飞得高了,嵌入了尖塔的墙壁。后来,今天早上,就在回声·响嘴被射杀之后,你们那儿的一个人,我们的间谍,告诉我们堡垒下有一条通道;他告诉我们你就是从这条通道出来,来到樱草遍布的山脊,从那儿你可以看见教堂周围的一切。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,朵兰缇娜,我说,这就是为

什么，我对你说，来看你是如何缓缓弯曲手指扣上扳机。现在我明白热头鹰是对的。“你的下一个错误会让你付出生命的代价。”这是他在来时路上说的。他选了这棉蓟后面的位置，告诉我在这儿没有人可以避开狙击手的视线。“你等着，他一定会出现。”说完他就走了。

而我究竟是要等谁出现呢，朵兰缇娜，既然我早已踏入你的视野？大错已铸，我说，错误，我对你说，突然之间，史蒂夫·利普托夫教授猛然扎进我的脑海：

“在这宇宙中，他曾说，在这宇宙中，他对我说，没有错误；错误只存于我们眼中。”这是他评讲我的第一本也是唯一——本小说时加上的评语，那是在美国艾奥瓦州艾奥瓦市，在他的指导下开始写的。现在我明白他当时引用了验光师本尼迪克·范德布鲁赫，就算他从来不说哪些是他的哪些是别人的，所以大部分时间我都以为他说的话是他自己当下独创的。

“如果没有我们错误便不存在，那没有错误我们也就不存在了，”他会说，在阶梯教室的底部徘徊，“每个错误都会酿出一个新的错误。这就是为什么你们应该犯错，正在犯错时也不应害怕。”然后，利普托夫会咧嘴傻傻一笑，把一支粉笔扔进垃圾桶。现在，试想，朵兰缇娜：史蒂夫·利普托夫教授和热头鹰上尉，就算他们根本不知对方的存在，却与错误在宇宙中的本质达成了共识！我称之为寰宇错误观。打个比方，对热头鹰来说，人生就是永无止境地改正错误。“人生，”他说，在战壕里走在我前面，“这，当然也包括你的，所谓的将军，”他说，“之所以存在就是因为死亡。这就是宇宙的错误，没有任何改正的可能。生命是死亡的一部分，死亡却不是生命的一部分。知道这一点，你就会活得轻松一点。顺带一提，有没有任何人尚未出生便已经活着？没有。有没有任何人尚未活过便已经死了？”他问。“没有，该死，没有一个人。生命是尾巴；死亡是嘴巴。一切循环往